

# 舌尖上的「消暑三寶」



人生在線  
李仙雲

氣溫飆升酷熱難耐，天井裏前幾日還碧葉紫花的孔雀蘭，此時已被烈日炙烤、熱浪肆虐得只剩一盆枯枝乾葉了。曇花那碩大的葉子更是慘不忍睹，像美人失了花容般焉吧耷拉着。出門購物被層層熱浪裹挾着，體寒從不吃冷飲的我，買了跟冰棒解暑，那絲絲涼甜之味，一個激靈就將我送回往昔的盛夏時光……

在那個「我想唱歌不敢唱」的即將升入初三的暑假，我在縣城離家足有六七里路的一所中學補課，中午放學被那毒辣太陽暴曬着，真是熱得嗓子冒煙，每每大汗淋漓邁出校園，大家一擁而上就奔去買冰棍。有時父親多給點零花錢，我就會買根香甜入味的牛奶雪糕。那時從不捨得「大快朵頤」啃着吃，總是用舌頭一點點抿着，那冰涼奶香之味從味蕾一直滑入肺腑，經常是一根雪糕下肚，燥熱就消了大半，無論驕陽撒下多少熱浪，連漫長的回家路都變得腳步輕盈了。

十八歲那年盛夏，無法行走的雙腿將我困於病榻，酷暑肆虐連痱子都爬滿了前胸後背，小外甥捧着剛剛買回的巧克力脆皮雪糕，那冰爽透涼之美味，我含於口中卻品出了可可的絲絲苦意。

剛受傷時，經歷了煉獄式的切骨正骨手術，接下來就開啟了我人生「長征」式的漫長而無望的功能訓練。有段日子和母親居於鄉下老家，我的身體被各種支具捆綁着，拄上雙拐在院裏一圈圈「驢拉磨子」般艱難踱步，大暑天常累得汗水淋漓，每次母親心疼地問我：「我娃今天晌午想吃啥？」我總是脆亮亮來一句：「蛤蟆骨斗」。這是母親最拿手的一道家鄉美食。用自家紅薯做成的細膩澱粉，在鍋裏來個「水粉交融」，熬製起有掛勺之黏稠感，拿起露魚板，下面盛一盆井水，那形似小魚蝌蚪的「蛤蟆骨斗」就順「眼」溜出，

像滿盆蝌蚪游弋。盛入粗瓷老碗中，撒上蔥花香菜，再澆上事先調好的油潑辣子和醋蒜水料汁，呼嚕一口，那滑溜爽爆的酸辣之味，用五大大的話說，大暑天一碗「蛤蟆骨斗」入肚，比看一場秦腔大戲還過癮。

那是我脊髓損傷後過的第一個苦夏，家屬院裏不斷有叔叔阿姨提着糕點與罐頭來探望，沒多久我的床下就擺了整整兩大箱水果罐頭。每次午間汗水淋漓從夢中醒來，母親就打開一瓶罐頭，一片片用勺子送入我的口中，那時我傷得連翻身坐起這人之起碼的功能都喪失了。平日裏一年到頭難得吃幾回的罐頭，那個夏天它卻成了我的消暑佳品，那品種之多花樣之繁也讓我食慾不振的我，每天都像味蕾開花般香甜盈口。在風扇的微微輕風裏，與父母同吃那軟糯的紅棗、酸甜可口的山楂、圓溜誘人的葡萄，還有滿身籽粒的獼猴桃，每一味罐頭裏都裹滿了親情與愛意。

這流年歲月裏的「消暑三寶」，它就像一本陳年舊書，裏面儲滿了我酷暑盛夏的一段段往事，憶起，總讓我的人生苦夏多了一絲甘甜回味，也讓我荊棘纏繞的人生窘境，多了些許憧憬與渴盼。



▲「蛤蟆骨斗」是陝西的一道特色美食。

# 少年讀書樂



黛西札記  
李夢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昨天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作為疫後復常的首個香港書展，今屆主辦方少不用了一些活潑、生動的元素，渲染熱鬧氛圍。本屆書展主題「童來悅讀少年時」

正有此意，想必會吸引不少大小朋友的目光。呼應主題，大會邀請的年度作家，皆是香港兒童文學名家，寫作數十年，為香港青少年的成長，默默筆耕，他們的作品亦成為一代代人的集體回憶。

說起來，小時候的閱讀時光，最是純粹，也最難忘；從小讀過的書、養成的讀書習慣，每每一生受用。回想我中小學那些年，每逢周末或假期，不愛購物，反倒喜歡去書店待上大半天，翻翻新書，聞一聞油墨的香氣，且每次逛書店必有收穫，帶幾冊新書回家，密麻麻排在書櫃裏，分門別類，望去，竟格外有些成就感。每隔一年半載整理書櫃時，用細絨布擦拭那一排排的書，偶爾抽出這一本或那一冊來看，想起買書時書店的晴明午後，或者細讀這本書的某個秋日早晨或春風拂面的夜晚，格外有

些溫暖的意味，對手上或架上的書，也便更愛護幾分、珍視幾分。

愛書人喜歡買書，喜歡獨自靜靜看書，也喜歡好友相聚談談書。從小到大，我總是喜歡參與讀書會，或三兩好友在咖啡館小聚，天南海北地聊聊天保爾和阿蘭德波頓，或十位八位同學同行相約在一起，就某一著作、暢銷書或熱門議題交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想法。我自認不是樂意表達的人，因此總是聽得多，說得少。如是，不單讓我養成認真傾聽的習慣，更讓我從這些你來我往、親切的交流甚或是辯論中，得到知識與意念上的啟迪。書友相聚，看似談書，實則由書及人及事，談的又何嘗不是這人世間甜酸苦辣種種意味呢？

相較我們小時候，現在愛讀書的小朋友，應可說是幸福得多。首先，書種選擇多了，內地的、本地的、海外的出版物應有盡有；其次，閱讀的載體多了，不止看書，還可以用動聽覺甚至觸覺「閱讀」一本書，五感都參與進來，收穫的樂趣自然不少。

而在我看來，不論載體、方式或是工具如何創變，你我求知的意欲不會改變，對於世界的好奇與想像不會改變，對於相聚交流互動的熱望與憧憬，也不會改變。



如是我見  
彥卓洲

# 回望吉州窯(下)

如果說景德鎮瓷器作為官窯的代表作的話，從藝術層次上看，景德鎮瓷器用文學藝術語言上講，那就是「風花雪月」了，其瓷器更多地具有觀賞性。而吉州窯則是目前發掘出的已有記載的最大的民窯遺址群，同樣用文學語言來講這些瓷器的藝術感覺可能更多的是鄉間俚語，也有些人會說是「下里巴人」，與鄉間社會居民的生活緊密相連。

以現存有名的木葉天目盞為例，透過現象看本質，它就是個喝茶的器皿。並且，我還在吉州窯博物館看到其發掘的瓷枕，也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包括在歷史上有一定名氣的剪紙貼花、奔鹿、虎紋、兔毫等瓷器，無不充滿着生活氣息，而缺少些風花雪月的藝術感。但我總覺得，鄉間俚語並不是沒有藝術感染力，而是其藝術更具有生命力，並不比風花雪月更低一層。如果你有心，仔細去讀一讀吉州窯瓷器中的剪紙貼

花、梅瓶等等名陶名瓷，其藝術中的生活表現力，是風花雪月所無法比擬的。據《景德鎮陶瓷錄》記載，「先有吉州，後有饒州（景德鎮）」「今景德鎮陶工工人多永和人」，據說元末明初很多吉州窯工避難到了饒州，也是在那個時候吉州窯工把吉州窯釉下彩繪技藝帶到了饒州窯，從而才有「先有吉州窯後有饒州窯（景德鎮）」一說，並推動了景德鎮製瓷藝術的進一步提升。更有傳說木葉天目盞的燒製而成是因窯工在把茶盞裝窯燒製時，有一片桑葉掉落在盞中沒有發現，一併裝入窯中而成的天然之作，從此才有了木葉天目盞的燒製工藝。

其佳作天成可以說與東晉書家王羲之的《蘭亭序》、唐朝書家顏真卿《祭姪文稿》在信筆所寫、經意於文、無心於書卻成書法史上的經典如出一轍，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佐證了藝術來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的哲理。

如今的吉州窯，正在打造陶瓷研學基地，是為了將傳統的製瓷工藝傳承發揚光大。在吉州窯博物館，你可以看到從取土到燒爐整個製瓷過程的展現，再看到館中精美瓷器的展覽，你會情不自禁地發出對我們先人聰明才智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讚嘆。有人說：吉州窯的瓷器以黑釉最為有名。如果分析一下吉州窯鼎盛時期唐宋時代人們的門茶習俗和生活美學觀念，你就會發現吉州窯的黑釉瓷正是順應那個時代的產物，其通過陶瓷工藝把人們的生活美學展示得淋漓盡致，可謂嘆為觀止。據說日本人迄今為止仍然保留着門茶的習俗，故而對吉州窯的陶瓷一直很很之膜拜，木葉天目盞也成為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在吉州窯遺址公園內，矗立着一座本覺寺塔，因其名為本覺寺塔，第一次站在塔前，我便諮詢工作人員「本覺寺是否存在？有遺址否？」當時並沒有得到準確的答覆。

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後經翻閱《東昌志》，才發現這裏不僅有本覺寺，始建於隋。而且在這區區兩平方公里範圍內鼎盛時期竟有寺觀十餘座，曾吸引了黃庭堅、蘇東坡等文化巨匠到此遊學布道，清都觀的匾牌乃蘇東坡手書，誕生了南宋「重臣」、文學家、中國雕印第一人周必大，走出了三十七名進士，甚是了得。我想，正是由於其深厚的人文底蘊，才給吉州窯的陶瓷產品提供豐富的文化營養，從而有木葉天目盞這樣的極富禪意的瓷品呈現在人們眼前。

聽聞吉州窯許久，真正有緣有機會面對面地與之進行心靈碰撞，真是覺得三生有幸。

現在因工作離開了吉州窯，回望吉州窯，還是覺得其厚重的歷史只有用閱歷和時間去研讀，才能不斷地咀嚼出其中的歷史味道，真正讓人產生了一種魂牽夢繞的感覺，讓人回味無窮。

# 「降溫神器」



市井萬象

「史上最熱」酷夏正攜滾滾熱浪席捲北半球，空調、冰飲等「降溫神器」成為今夏必備。在安徽博物院眾多館藏文物中，許多不同年代的文物都有「清涼」屬性。透過它們，可見中國古人的「花式」消暑妙招。圖為安徽博物院展示的「宋三彩臥女抱鸚鵡枕」瓷質枕頭（左一），該瓷枕設計成如意的造型，高十五厘米，瓷枕表面的釉會使人的頭部感到清涼舒適，是古代人夏季專用寢具。

中新社

# 竊賊



英倫漫話  
江恆

家那裏盜竊的。

該學者是來自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的珍妮，布爾斯特羅德博士，她通過翻閱檔案、報刊和信件、出版物以及回顧口述歷史和運輸記錄等，得出上述結論，這項研究已發表在學術權威雜誌《歷史與技術》上。按照珍妮的說法，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一項創新，就是將廢金屬冶煉為有價值的鐵條，它幫助英國一躍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但長期以來，該創新廣泛被公認為由英國金融家、鋼鐵大亨亨利·科特發明，他後來甚至將此工藝申請了專利，實際上他不過是欺世盜名之徒。

科特在英國歷史上擁有一定名氣，工業革命期間他開始使用創新的生產系統，將生鐵提煉為熟鐵，這項工藝又被稱為「普德林法」（puddling process），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利用煉鐵爐火焰中的過剩氧和爐底中大量的氧，使生鐵中的碳和磷經氧化除去，由於爐子達不到所需的高溫，生鐵中的碳脫除到一定程度後，熔點超過爐溫，金屬呈半凝固狀態，要靠人力攪拌才能使冶煉繼續進行，經反覆鍛打，擠出熟鐵中的氧化鐵渣子後，最終製成熟鐵。其作為現代冶煉技術出現之前的生產熟鐵方法，十九世紀中期在歐美得到普遍採用。用珍妮的話說，這有點像「煉金術」，把垃圾變成了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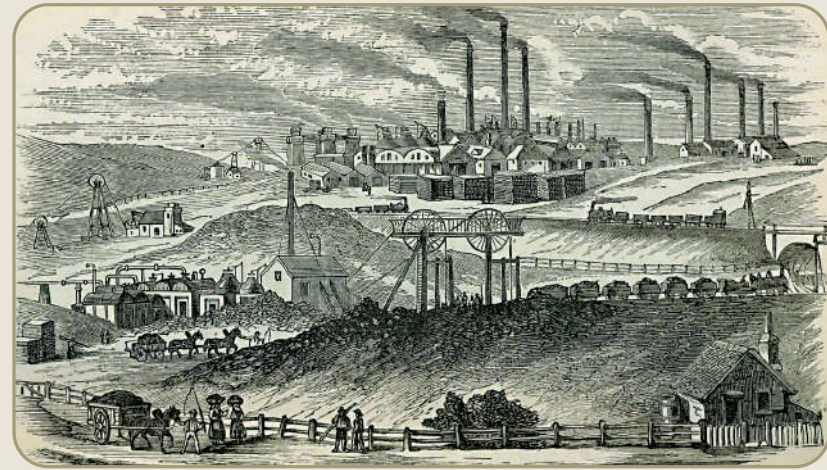
正是由於英國率先掌握了該工藝，使熟鐵在建築上得到廣泛應用，比如著名的倫敦水晶宮、邱園的溫帶宮和聖潘克拉斯火車站的拱門等都是代表作，這些以鋼鐵為骨架的建築，在當時非常罕見，曾被稱為建築「奇觀」，也由此奠定了英國成為主要鋼鐵生產國的地位，同時這項創新又是興建懸索橋、鋼鐵造船、紡織廠的基礎，其對工業革命的意義可見一斑。

那麼煉鐵法又是如何被科特竊

取的？根據珍妮的研究，這項創新最初是由七十六名牙買加黑人冶金家在莫蘭特灣附近的一家煉鐵廠所開發，當時牙買加處於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從西非和中非販運來的奴隸，而那裏的鋼鐵工業十分發達。保存下來的原始信件也證明了這點，據該煉鐵廠擁有者、一位白人奴隸主約翰·里德在信中稱：自己對鋼鐵製造相當無知，但手下的七十六名黑人冶金學家在煉鐵廠的每個部門都很完美，並且通過他們的技能，可以將廢料和劣質金屬變成值錢的熟鐵。信中還提到了每一名工人的名字，都有據可查。這項新工藝也為奴隸主帶來巨大財富，到一七八一年，煉鐵廠每年的利潤高達四千英鎊，相當於今天的約七百四十萬英鎊。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科特從表兄弟那裏聽說了此事，而此人是一名英國船長，經常將掠奪來的船隻、貨物和設備，送去這間煉鐵廠加工，再把鐵條從牙買加運回英國。不久後，科特設法得到了煉鐵廠，並通過賄賂手段獲得皇家海軍的廢鐵加工合同。但好景不常，英國政府因擔心煉鐵廠可能被反殖民主義力量利用而強行關閉，科特便把廠裏的設備全部運往英國漢茨茅斯，他在那裏以申請專利的方式把別人的技術據為己有。如同珍妮所言，很多線索都證明牙買加黑人冶金家發明的新工藝，在當地得到了廣泛應用，比如牙買加糖廠也使用了與煉鐵廠相同類型的槽輓，而牙買加甘蔗的捆綁法也和煉鐵廠的鐵條捆綁方式一樣。這些證據，科特無法偷走。

實際上，科特這樣的竊賊在英



▲煉鐵法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一大關鍵。

資料圖片